

教壇怪現象

連盈慧

鬧市中補習天王大頭宣傳廣告，連佔樓宇幾層單位，比同街影音店歌影視明星氣勢還來得大。

多少還是受近年娛樂風氣影響吧，第一個這樣賣廣告的天王也真是「天才」，懂得捉摸學生崇拜偶像的心理事小，更不得還是捉摸到學生家長的心理，學生聽歌看戲長大，家長也從電視廣告中如降頭般中招，跟子弟哈日哈韓追星心智同步「成長」，加以經濟條件好了，就不惜妙金妙股賺來的腰間錢，弟子心儀名牌阿Sir，有助學業前途，就不在乎支付能力負擔得起那筆巨額補習費。

為了過得家長這一關，聰明的天王阿Sir，自然知道第一時間學懂「明星化妝術」，海報甫士，有咁靚到咁靚。課堂上面對俊男美女老師（當然不是電腦加工過的樣板），誰不精神振奮，提升學習興趣？可是，交不起昂貴補習費的苦學生就苦上加苦了，同時日後有志作育英才的人之患，男沒幾分帥氣，女沒幾分姿色，就算得過甚麼博士碩士，也不再容易踏上講壇，這不算教育制度下營造出來的正常現象？

再說，在我們讀書那個年代，只有平日功課不好的學生才會請人補習，班中太多需要補習的學生，老師也會面目無光。

過去開學的日子，老師和學生，無不精神奕奕，笑臉相迎，從來就沒有像現在那樣一臉浮現面對未來壓力預支的抑鬱和恐懼。老師埋怨工作太多，學生煩惱面對考試壓力，未開課已開始準備補課，未考試已憂心忡忡。甚麼時候教育制度改變，老師和學生不再那麼愁眉苦臉，孩子和家長從幼稚園到大學，都可以開開心心迎接新學年？

亞洲人瘋狂用手機

蘇狄嘉

看過Google與調查公司合辦的有關智能手機應用的報告，發現幾個有趣的資訊，可以與讀者分享。

一、與美國相比，亞太地區（除了澳大利亞和馬來西亞）有更多用戶認為他們的智能手機比電視更有趣。

二、與美國相比，四個亞太市場的智能手機普及率（百分之三十一）更高。它們是：新加坡（百分之六十二）、澳大利亞（百分之三十七）、香港（百分之三十五）和中國內地城市（百分之三十五）。

三、印尼、澳大利亞和印度有超過百分之八十的智能手機用戶是首次用家。這表明與智能手機有關的現象在這些地區，仍然是新現象。

四、新加坡、日本和韓國人都比美國人更「貼」智能手機，他們更善於應用它們來上網、收發電子郵件、搜索和共用視頻（只要看看這些地區的列車上有多少人玩手機就知道了）。其他市場雖然還不如美國，但這種「落後」情況可能會隨着愈來愈多的用戶使用智能手機而改變。

五、新加坡擊敗是次研究中的所有其他市場，成為了「移動社交網路之王」。

六、泰國、新加坡和印尼人最熱衷於移動網上購物，超過了美國人，馬來西亞人則緊隨其後。

七、與世界各地的發達國家相比，發展中市場「打算使用更多的應用程式」。例如，在馬來西亞、泰國、印度和印尼的消費者中，大約有百分之六十計劃使用更多的應用程式，這個數字在美國和英國的消費者只有百分之三十九，在日本為百分之四十五。

施計攻打祝家莊

章基舜

眾人救出「兩頭蛇」解珍、「雙尾蝎」解寶後，解氏兄弟對毛太公父子的陷害，咬牙切齒，矢志報仇，「病尉遲」孫立亦表同意，護着「小尉遲」孫新、「鐵叫子」樂和，先護着眷車輾往梁山泊，自己率同解氏兄弟「出林龍」鄭淵、「獨角龍」鄭潤叔侄及伙計伴當，逕奔毛太公莊上，把毛太公父子，併一門老少殺了，隨即投奔梁山泊入夥。

我着墨講「病尉遲」孫立，讀者當知孫立是一個有勇有謀的人，將來三打祝家莊，也全仗孫提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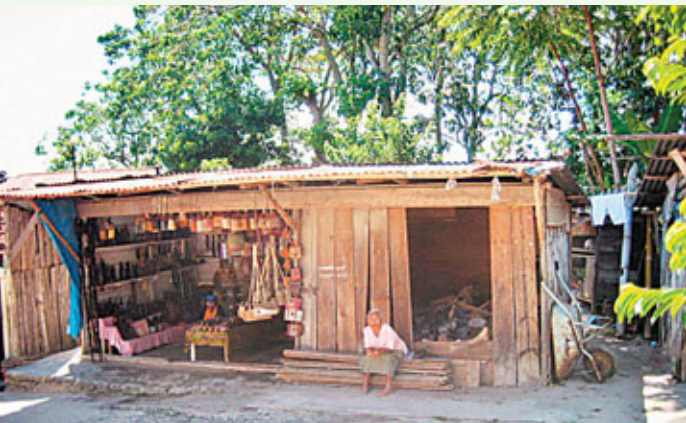
本來，獨龍岡地帶，祝家莊、李家莊、扈家莊犄角相望，組成鐵三角，互相支援，牢不可破。無奈李家莊莊主「撲天鵬」李應，為「鼓上蚤」時遷，與祝家莊交惡，被祝家第三子祝彪射傷，導致祝、李兩莊反目，鐵三角瓦解。

不二日，孫立一眾來到梁山泊前哨，「石將軍」石勇打理的酒店（聯絡站）。石勇談及「及時雨」宋江兩打祝家莊，打不過祝彪及樂廷玉，無功而退。

孫立聽了笑，乃言今番入夥，未立寸功，現有一計，可破祝家莊。

石勇忙問有何妙計？

孫立乃言：樂廷玉與自己同拜一個師傅學藝，我藉調職鄆州，路過往見，他必定相迎入莊，屆時攻打祝家莊，裡應外合，必可破莊。



多峇湖薩摩西島的小店。 作者提供圖片

原來印尼獨立了，對曾殖民統治印尼三百年的荷蘭沒有好感的結果，連帶其子民也就只好離去「回老家」了。若干年之後，我去荷蘭，忽然想起他們一家，但阿姆斯特丹人海茫茫，該到哪裡去敘舊？況且，即使有緣碰面，只怕桃花依舊，人面已經全非了，我該如何辨認小時的玩伴？人生際遇難料，聚散無常，連親兄弟也不能常聚，何況鄰居？就像我們兄弟，自從那年我離去，隔山隔水路途茫茫，再見已不再是少年身，當中的歲月如何汨汨流去，早已無力細說從頭。多少事幾許風雲變幻，唯有化為滄海一聲笑罷了！

那時生活在萬隆，除了跟着母親去過雅加達外，我基本上沒去過甚麼別的地方。我們兄弟姐妹多，除大哥之外，每個人都有花名，姐妹們一律以「Lu」字開頭，三姐叫「Lulan」，四姐叫「Luwi」，霞妹叫「Luha」，但也叫她「Gigim」，至於為甚麼這樣叫，已經不可考了。但父母叫她「Bungsu」（印尼語，滿妹之意），我們是知道的。姐妹們以「Nunu」和「Susu」叫我們，連小妹也跟着這樣喊，但對我例外，莫非我比紹賢「威嚴」？還是她跟紹賢年齡更接近？我不知道真相如何，但對那綽號並不喜歡，認定是輕視，卻又无可奈何地接受。其實那也在於你心裡怎麼看了，倘把它看成是昵稱，也自無不可。事實上，她們到現在依然「Nunu」，「Susu」地叫，竟也早已聽得耳順，甚至覺得親切了，思緒縹緲鄉帶我穿越時光隧道，回到事實上再也回不去的往昔歲月中去了。

也因為如此，我格外懷念那一回兄弟同遊峇里。我們住在酒吧街的「十四朵玫瑰」，那是別具特色的三層木屋酒店。坐在室外廊簷下，避開燦爛陽光，隔着圓藤桌，我們一人一邊，坐在靠背藤椅上，吃晚上在便利店買好的麵包，喝着爪哇黑咖啡，一面聊着弟兄間的私密話語，多年不曾那麼親密了，一旦相聚，親情的血液又奔流在一起。他說，跟姐妹畢竟是姐妹，再好有的事情也不好說，兄弟就不同，可以暢所欲言。於是，我們便在峇里的晨風中，談笑風生了。

當然這也不是唯一的一次同遊，去年五月，趁棉蘭「蘇北文學節」舉行，他從萬隆飛來，我們相聚。遊覽市容回來後，他笑言，車！帶我們參觀超級

相逢在海角

站在太古城「東隅酒店」的二十一樓房間裡外望，隔着落地玻璃窗，陽光下但見維多利亞港灣飄着幾艘船，在海中蕩來蕩去，像玩具。對於如今生活在海畔的我來說，這景象一點也不新奇，儘管當今香港是名副其實的鋼筋水泥森林，想要在海邊住下，除非你是億萬富翁啦！但即使是斗斗市民，也可以隨時跑到海邊去，一親海水的深淺；對於長期生活在印尼山城萬隆的紹賢來說，卻是難得的機遇。

我說他是「馬來人」，當然是開玩笑，那是我們小時對當地人的叫法。雖然是只相隔兩歲的兄弟，但自從我十六歲那年離開父母身邊，漂洋過海，回北京讀書，我們總是聚少離多。那時我們都還很年輕，不識愁滋味，整天打打鬧鬧。因為地處熱帶，我們一直都穿短袖衫短褲，以為世界本來就是如此。一直到十五歲，當時印尼電影院實行「所有年齡」、「十三歲以上」、「十七歲以上」三級入場制，十三歲可觀的很普通，雖然那時「十七歲以上」



作者(左)與弟弟合影。 網上圖片

也很一般，但出於好奇，我在同學的鼓動下，偷偷穿上大哥的長褲，竟然也冒充大人，渾水摸魚，趁亂混進過幾場。有一晚，電影放到半場，燈光突然大亮，原來是身穿制服的佩槍員警來檢查，全場觀眾坐在原地不動，嚇得我的心砰砰亂跳，好在他們不是要查年齡，只不過有外國政要來訪，當局要查看有沒有可疑人物而已。員警從兩邊掠過，電影院很快又熄燈，繼續放映林翠主演《四千金》。回來跟紹賢提起，他說，好在沒給抓起來！也不是危言聳聽，力勸我冒充十七歲的那同學，用錢去買了一張十七歲可看的准字，不料「東窗事發」，看電影時給拉到警察局，拘留了一夜。我們份屬外僑，從此也就規規矩矩，不敢再越雷池半步。

這回，他剛從中國內地遊山玩水回來，說起大理說起香格里拉說起九寨溝滿臉興奮，「不枉此行！」他說。我算是走過不少地方了，但偏偏就沒有到過這些地方，只好聽他神吹。記得上次他北上，遇到「神醫」，他給那天花亂墜的花言巧語迷惑，一擲萬金買下的草藥，果真有效用？他嘿嘿直笑，問他這次是否再買？他說不買了不買了！至於藥管不管用，他沒說，我也沒問。我想，既然買了，就乾脆阿Q一點，當它管用就好。做人何必老吃後悔藥！他說，香港怎麼那麼熱？比中國內地夏天比熱帶的印尼還要熱！我苦笑，是啊，香港天氣近幾年變幻無常，熱的時候很熱，冷的時候很冷，大概是全球的環保出問題，有甚麼辦法？

我又想起那年，大概是零二年六月吧，他在雅加達接我，陪我飛往峇里。我雖然出生萬隆，卻從未到過峇里。作為伊斯蘭教國家，印尼絕大部分人信奉伊斯蘭教；但峇里是例外，那裡是印度教天下，夜生活多姿多彩，記得那時還沒發生恐怖襲擊案，到處歌舞昇平，我們走過後來那年年底發生爆炸的「沙里夜總會」，但見一大群西方男女在露天草場飲酒談天跳舞，紹賢說，要是在萬隆，這樣喧鬧，早就給人丟石頭了！但我們小時候，對宗教沒有認識，也無禁忌，只知道與鄰居的荷蘭、印尼小朋友兩小無猜。直到有一天，住在斜對面的Mordy一家突然要回荷蘭，這才發現當時印尼反荷情緒高漲，

激情與夢想

隨想國興

詹偉雄先生在「後賈伯斯年代」裡說，如今是「傳記式創業家」的年代——「創業家依據自己獨特的生命故事，來抉擇何種產品、人才、策略與組織」。賈伯斯憑藉大學時代對「書法課」裡體驗文化美感衝擊，產生激情，夢想製造一台「可以排版自己文字作品的機器」，因而創造出系列的「i」產品，因為受到青少年的追捧，而讓時勢造就了短暫璀璨的英雄。

輪椅上的笑聲

獨家風景呂書練

在海迪——中國內地八十年代年輕人的偶像，一位殘而不廢、好學脫俗的生命鬥士，她的故事激勵着當時很多青少年，也感動了很多成年人。

二十多年前，重讀她的故事，身體上的痛苦不曾停止，心靈的收穫卻日益豐盈，臉上更具神采。張海迪五歲患脊髓病，胸部以下全部癱瘓，當時，醫生推斷只能活到二十七歲。但在雙親愛的呵護和正面啟發下，小海迪沒有沉淪，以頑強的毅力跟疾病搏鬥，並暢遊於書海中，自學完成了大學畢業。她的事蹟在一九八三年經媒體報道後，激勵了千萬中國人，被譽為「八十年代新雷鋒」。

到了十五歲的今天，生命一樣精彩，二〇〇八年當選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的她已是五本書的作者，並有大量譯作，不但生活自理，更幫助他人，生命於她，忍肢殘苦痛，卻享心靈盛宴。

難得的是，她有一段幸福婚姻，這個勇敢的男人是王佐良，他們在海迪成名前已結婚。身心健全的他受她的故事感動，從上海到山東娶了海迪，當時頂着很大的壓力。結果，兩個優秀的人為自己，也為世人創造了生活奇蹟，也把海迪薰陶成一個愛愛笑愛愛生命的性情女子。

從海迪這裡，令我聯想到本港的「輪椅天使」蘇金妹，她是去年亞洲電視評選的「感動香港年度人物」之一。她沒有張海迪般的學識，也不像張海迪般張揚，卻同樣有燦爛的笑容和愛美的心靈。

看着坐在特製輪椅上的她打扮亮麗，穿街過巷，為傷者抹身，給老人送湯，像一位嘮叨的母親，又像一位羞澀的少女，笑中帶點驕傲，憂心關懷中從容淡定，對生命的不公沒有抱怨，只有感恩和奉獻。輪椅成為代步工具，令人如沐春風。

這兩個女子都很陽光，故事悽而不慘，她們體驗過失去的痛苦，卻在愛的關懷下重生，再把愛心回饋人間。她們無法改變身體的殘缺，卻用門志彌補生命的缺憾，令人生美麗，更令自己美麗。

黃埔考

杜亦有道阿杜

辛亥革命百年紀念，多人提起民初國民黨建軍基地之「黃埔軍校」，此亦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即派員進入黃埔系統發展之處。而黃埔軍校之第一位體育教習便是黃飛鴻，此一則武術界人也甚少提及。近日更有青年大專生問及阿杜：「杜sir，黃埔軍校不是在上海的嗎？上海之黃浦江十分有名，迄今還有黃埔區，出過杜月笙、蔣介石等經典人物，所以不少人以為黃埔軍校是建立於黃埔區的。」

現代少年人地理和歷史常識都甚缺，他們不知上海「黃埔」實應為「黃浦」也。須知上海之黃浦江頭是孕育杜月笙青幫幫之原地，而廣州之西南部靠珠江主流灣坳港口則稱為黃埔港，港口對面有一幅小島為長洲鎮，此幅小島地，民初時孫中山和蔣介石劃之為「黃埔軍校」原址，亦是日後國民黨軍誓師北伐，反帝、反軍閥之根據地，國民黨能北伐成功建立民國，他們做稱之為「黃埔軍校」便由此而來。

廣州黃埔南端珠江河道最寬處有一「廟頭村」，臨江位便是千年歷史的「南海神廟」，建於唐初乃達摩祖師由印度東來初登陸之處，有「波羅羅日」、「番鬼望波羅」等名景。每年農曆二月十三便是「波羅誕」，香火鼎盛，又有羽毛紙皮黏成的「波羅神雞」出售，上香者多買一隻回家供奉可保平安昌盛，此風迄今未減。便是廣州有黃埔（浦）江，卻有黃埔港，更有「一軍校和神廟之大名赫赫，和上海之黃浦江截然不同也。」

以前廣州少年一輩還有「第一遊波羅，第二娶老婆」之口語歌，原來波羅廟前石階伴展入珠江甚遠，通常「大眼雞」客船及一般漁船都難以靠岸，每年「波羅誕」都有一批水上人家少女、少婦負責接攬省城少爺、小姐上岸入廟拜神，賺取幾分銅仙打賞。招攬少爺之時，省城少年必兩手跨肩橫過搭扶攬人少女身上，多數兩手垂下便橫向少女、少婦胸脯，攬人者為求得賞錢也任由撫摸，惡少年說此是「大家過癮囉」。

以前封建禮教下，除了娶妻再難有此種「享受」，所以有「第一遊波羅，第二娶老婆」之說。